

特勒马科斯游历记的政治寓意

贺方婴*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摘要: 荷马史诗《奥德赛》前四卷讲述了奥德修斯的儿子特勒马科斯为赶走霸占家产的求婚人被迫出城求援的故事。就整部史诗而言,这四卷可独立成篇为“特勒马科斯游历记”的故事,从而显得与全诗的结构和主题脱节,这历来让史诗研究者们感到困惑。本文通过解读《奥德赛》前四卷的史诗情节,试图证明“特勒马科斯游历记”是史诗主线奥德修斯返乡之旅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特殊的政治寓意,是荷马关于潜在王者如何通过自我历练,形成有益城邦之德性的教诲。荷马的教诲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政治哲人,尤其是18世纪的思想家费奈隆、孟德斯鸠和卢梭,如何教育潜在的王者成为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

关键词: 《奥德赛》 特勒马科斯 王者品质 城邦德性

政治家必须是明智的……统治者所受的教育也应该与众不同,因而王室的子女在骑术和军事方面都显得训练有素。正如欧里庇得斯说“我不要各种琐屑的技艺,一心盼求治国的要道。”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27a18-19^①

1689年,38岁的费奈隆(François Fénelon, 1651-1715)被擢升为太子保傅,受命教育法王路易十四的皇孙,年仅7岁的勃艮第公爵。为了

* 作者简介:贺方婴,女,广东吴川人,文学博士,哲学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西方近代政治哲学、古希腊-罗马文学研究。

① 中译采用《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收入《亚里士多德全集》卷九,苗力田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页80。

引导这淘气的小公爵、法兰西未来的君王,费奈隆精心写作了哲理小说《特勒马科斯历险记》(成书于1693-1694年)。^①在费奈隆的传世之作中,这部作品对后世影响最大,也最为重要,与波舒哀的《普遍历史》齐名,法国文史家称此书是“一把打开18世纪想象博物馆的金钥匙”。^②在费奈隆的这部小说的引导下,任性顽劣的公爵变得举止有度,谨慎自制,《特勒马科斯历险记》也因此名声大噪。据说,在18世纪,这部小说所拥有的读者仅次于圣经,后世自然也出现了不少模仿之作。^③

史诗《奥德赛》^④在前四卷中讲述了奥德修斯儿子特勒马科斯出海探寻父亲音讯的故事,费奈隆化用这个故事,让他笔下的特勒马科斯在密涅瓦女神(智慧女神)化身的曼托尔(Mentor)陪伴下出海寻父,以此为线索,在智慧的引导下见识和学习沿途各国的政制与习俗,历经艰险,最终,特勒马科斯以一种王者的眼光与见识返回伊塔卡。

费奈隆一方面以故事来教育王储,要培养政治眼光,另一方面又借此表达了他本人对法国政体改革的政治主张:书中乌托邦式的城邦“贝提克”(Bétique)成了费奈隆暗自鼓动法国君主推行政体改革的楷

① Delphine Reguig-Naya ed., *Fénelon, les leçons de la fable. Les Aventures de Télémaque*, PUF-CNED, Paris, 2009; *Telemachus, Son of Ulysses*, Raymond Geuss, Quentin Skinner eds., Patrick Riley trans with notes (Cambridge Texts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The Adventures of Telemachus, the Son of Ulysses*, Brack Jr. ed., Tobias Smollett tra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14.

② Jean-Claude Bonnet, *La Naissance du Pantheon: Essai sur le culte des grands hommes*, Paris Fayard, 1998.

③ 关于《特勒马科斯历险记》一书的影响,参见 Patrick Riley 的英译本导言, *Telemachus, Son of Ulysses*, pp. xvi-xvii.

④ 本文凡引用《奥德赛》原文,依据 *Homeri Opera in five volumes*, D. B. Munro, T. W. Allen e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0. 参考现代译本、笺注本: *The Odyssey of Homer*, trans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ichmond Lattimore,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67; Heubeck Alfered, West Stephanie, J. B. Hainsworth eds., *A Commentary on Homer's Odysse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本文凡引用的《奥德赛》(随文简写《奥》)诗行及译名,除特别说明之外,均采用王焕生先生译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个别语词依希腊文原文校订。

模。费奈隆的政治主张是,改革绝对君主制,施行有限君主制。费奈隆的政治主张和写作方式对启蒙时期的思想家影响极大,达朗贝尔写过《费奈隆颂》,孟德斯鸠的《波斯人的信札》可以说是在模仿费奈隆,即采用游记形式表达政治观点。卢梭的《爱弥儿》^①把《特勒马科斯历险记》奉为圭臬:在《爱弥儿》第五卷我们看到,在导师的精心安排下,爱弥儿外出游历时随身携带着费奈隆的《特勒马科斯历险记》。

当然,费奈隆的《特勒马科斯历险记》是写给法兰西未来的君王的书,卢梭的《爱弥儿》显然不是教育王子,但它要教育谁呢?无论是谁,都绝不可能如作者在书中所言,是要教育所有公民。我们也许可以说,卢梭想要教育未来民主时代的潜在王者,让他们懂得如何面对各种政治难题,在智慧的陪伴下重新返回“伊塔卡”。

一、《奥德赛》前四卷的结构与意图

凭靠费奈隆和卢梭等先哲的眼光来重读《奥德赛》1-4卷,笔者解决了一个长期以来的困惑:这四卷对于整部史诗而言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荷马以奥德修斯儿子特勒马科斯出海探寻父亲音讯的故事开篇?事实上,这并非仅仅是笔者才有的困惑,历来不少研究者对于这四卷的结构及其在整部史诗中的作用也不得其解:以奥德修斯返乡之旅为叙事主线的《奥德赛》,居然以四卷之长的篇幅记述一些与奥德修斯返乡行动无关的事,直到第五卷,主人公奥德修斯才出场,而他在前四卷完全缺席。^②

的确,就整部史诗而言,头四卷完全可以独立成篇,是一个完整的“特勒马科斯离乡之旅”的故事。由于这四卷显得完全游离于整部史诗之外,于是有论者认为,这表明史诗作者的手法不成熟,很可能是口传时期的游吟诗人因应现场演唱粗糙之作。^③然而,从特勒马科斯作

① 卢梭的《爱弥儿》法文原文依据 *Œuvres complètes*, B. Gagnebin et M. Raymond eds., Paris: Pléiade, 1959-1995, 英译参考 Allan Bloom 的英译本: *Emile, or education*, Allan Bloom trans. with not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9。中译参李平沅先生译本,《爱弥儿》,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

② *A Commentary on Homer's Odyssey*, p. 67.

③ Milman Parry, *The Making of Homeric Verse*, Adam Parry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为潜在王者的身份入手来看 1-4 卷,正如费奈隆和卢梭的慧眼所见,开篇四卷所记述的潜在王者的成长和教育历程,堪称为整部史诗奠定了基调:特勒马科斯难道不像是离乡之前的奥德修斯吗?诗人似乎暗示:两代伊塔卡的王都必须离开故土,才能在返回后认识故土的本相,而这种返回必然带来城邦的更新,甚至带来一场革命。

当然,奥德修斯与特勒马科斯的返回具有不同的意味。因此,我们值得问:王者的离乡对于政治共同体意味着什么?特勒马科斯在《奥德赛》前四卷的离乡故事的政治喻义究竟是什么,这个故事与奥德修斯的离乡故事有何内在关系?探究这些问题,对笔者来说,是极具挑战也极为愉悦的学习。

首先,《奥德赛》前四卷让我们看到三个城邦,即伊塔卡、皮洛斯和斯巴达。它们显得品质各异,各有欠缺,分别代表现实中的三种城邦样式:失序的城邦、虔敬的城邦、欲望的城邦。王子特勒马科斯属于伊塔卡,他理解自己所属的甚至将要统治的这个城邦吗?诗人似乎暗示,特勒马科斯只有在认识另外两个城邦的前提下,才能认识自己所属的城邦。

有意思的是,城邦伊塔卡和特勒马科斯的出场,都有智慧女神雅典娜的显身,似乎唯有在智慧的帮助下,特勒马科斯才能看清所属城邦的内在品质。此外,这三个首先出场的现实城邦与第六卷后出场的斯克里埃岛、独目巨人库克洛普斯部落形成对照,似乎它们共同构成反思最好的城邦政制的现实基础。用今天的话说,现实的城邦就是政治状态,即处于自然状态与理想状态之间的状态。倘若如此,我们就可以说,《奥德赛》隐含着这样一个主题:在一种现实与理想的张力之中探讨什么是人类最好的生活方式。不仅如此,诗人还设计了一种城邦之外的视角——神的视角,似乎诸神也在俯视察看特勒马科斯面对的三个城邦,或者说是在暗示,特勒马科斯还需要置身于城邦之外来审视政治共同体的优劣。

《奥德赛》前四卷出现的三个城邦中,唯独伊塔卡处于内在冲突之中。通过雅典娜之口,荷马一开始就描述了年迈的先王拉埃尔特斯的艰苦处境(1.189-193),暗示奥德修斯与父亲拉埃尔特斯之间的权力交接可能存在不义。^①在奥德修斯远征特洛伊的二十年中,伊塔卡一

^① *A Commentary on Homer's Odyssey*, p. 101.

直处于王权空位状态:先王拉埃尔特斯避居乡下,王后佩涅洛佩被排除在实际统治之外。特勒马科斯曾这样面斥母亲佩涅洛佩:

现在你还是回房去操持自己的事情,
看守机杼和纺锤,吩咐那些女奴们
认真干活,谈话是所有男人们的事情,尤其
是我,因为这个家的权力属于我。(1.356-359)

事实上,不仅伊塔卡的王权不属于特勒马科斯,即便在自己家里,他也没有管治权力。由于王者长期缺席,阿开奥斯的贵族子弟团伙实际操控着城邦,失去君主的城邦处于随时分裂和发生内乱的危机状态:一群游手好闲的贵族子弟以求婚为名长期霸占王室,王后佩涅洛佩为保护幼子特勒马科斯,忍辱负重与这些无赖周旋。城邦如此混乱、失序,这让我们看到,一个已经进入文明状态的政治共同体仍然可能退回到实质上的自然状态。借用当今一位政治学家的说法:

在自然状态中,一个人可能缺少力量来强行他的权利,他也可能没有能力向一个侵犯其权利的强大对手进行惩罚和索取赔偿。^①

可以说,《奥德赛》把陷入自然状态中的文明城邦作为叙事的开端,就此而言,诗人讲述了一个城邦从混乱失序走向秩序重建的过程。在这幅气势恢宏的史诗画卷中,特勒马科斯站在这一宏大叙事的起点,或者说他的成长起点就是伊塔卡城逐步堕落,一步步陷入最坏状态的过程。因此,特勒马科斯的成长(由自然走向文明)与伊塔卡的堕落(由文明走向自然)刚好形成互为反向的运动。通过展现城邦的最坏状态,诗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王者缺席的城邦是否有必要重新迎回自己的君王?而且,返回属己城邦的王者又该如何为已经降至自然状态的城邦重建政治秩序?

由此来看,整部《奥德赛》的结构发人深省:卷5至卷12描述海外

^① 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姚大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页13。

漂泊的奥德修斯在返城之前的种种奇遇与所见所闻,尤其是他见识过城邦的两极:最好的政治共同体(费埃克斯国)和最坏的前政治状态(独目巨人族部落)。从卷13起,诗人用全诗一半篇幅集中展现回城的王者如何重建伊塔卡王国政治秩序。

倘若以城邦为界,《奥德赛》前半部分主要讲述离开共同体的王者的域外之行,后半部分讲述王者返回共同体后的行动,两部分共同构成了王者的完整行动链。头四卷所讲述的特勒马科斯的离乡寻父的故事,则是这个链条上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与奥德修斯的返城之旅共同构成王者在城邦之外的政治行动。特勒马科斯所见识的三个现实城邦,与奥德修斯所经历的最好和最坏的“言辞中的城邦”,^①则共同构成了城邦的整全面相。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对奥德修斯初到费埃克斯人居住的斯克里埃岛和返回伊塔卡时的描写,诗人采用了相同的叙事模式:昏睡—苏醒。甚至奥德修斯苏醒后的第一句话,自我询问的句式也相同:

天哪,我如今到了什么样的国土?这里的居民是强横野蛮,不正义,还是好客,敬神?(6.119-121)

这显然不是信笔所至,因为奥德修斯的船队初到库克洛普斯们居住的岛屿时,诗人也采用了相同的句式来探询此地的情况。尤其是奥德修斯对伊塔卡的描述,与他对斯克里埃岛地理位置的描述极其相似(对观9.21-28,6.204-205)。换言之,斯克里埃岛与伊塔卡的自然环境相同,政治品质则相异。伊塔卡、斯克里埃岛、库克洛普斯们生活的岛,显得分别具有如下三种特征:不正义、好客与野蛮(6.119-121,13.200-201,9.175-176)。似乎斯克里埃岛是伊塔卡理应达到的状态,而独目巨人岛的自然状态则是伊塔卡的现状。求婚者的生活方式与卷6中我们所看到的费埃克斯人悠闲、享受的宴饮理想生活方式,处于一种平行叙事关系之中。这也许意味着,诗人提醒我们思考,政治共同体中的幸福是否一定依赖于王者的统治。^②

① 因为费埃克斯人的斯克里埃岛与独目巨人岛都是奥德修斯个人经历过的地方,严格来说这两个地方仅仅存在于他的讲述与回忆之中,是用言辞构建的城邦。

② *A Commentary on Homer's Odyssey*, p. 289, 341.

与此相应,奥德修斯在独目巨人岛上和他重返伊塔卡时都隐匿了本名,采用化名。失去名字意味着失去了王者身份,除非他获得最后胜利,否则,奥德修斯将永远失去他的真实身份。与此相反,留在伊塔卡的特勒马科斯虽以本名居王子之位,却由于城邦的失序而不能获得应有的权柄,他的王储身份形同虚设。因此,对他来说,最要紧的是想方设法夺回王位继承权,成为伊塔卡城名实相符的王。换言之,诗人以城邦危机为起点,借机将两代王者的故事巧妙地联结在一起。

如果诗人的上述笔法都不是偶然,那么,我们就值得紧贴诗人的叙事来体会他的思考。

二、特勒马科斯被迫离开城邦

《奥德赛》开篇不久,雅典娜就化身为外乡人门特斯(*Μέντις*)来到伊塔卡,借这个藏在异乡人面具下的女神视角,诗人引领我们以一个异乡人的目光审视这个失去王的城邦。当雅典娜站在奥德修斯的宅院前:

她看见那些傲慢的求婚人,这时他们
正在门厅前一心一意地玩骰子取乐,
坐在被他们宰杀的那些肥牛的革皮上。
随从和敏捷的友人们在为他们忙碌,
有些人正用双耳调缸把酒与水掺和,
有些人正在用多孔的海绵擦抹餐桌,
摆放整齐,有些人正把一堆堆肉分割。(1.106-112)

雅典娜注意到,奥德修斯的独子特勒马科斯坐在这群求婚人中间,表面平静却内心焦急。这些由“统治各个海岛的一个个贵族首领”(1.245)和“伊塔卡的众多首领”(1.248)构成的求婚人团体入侵并霸占了国王的家业(1.245-247)。随后的情节表明,这群“当地贵族心爱的子弟们”已然构成了一个利益同盟,他们联手操纵奥德修斯的家奴,霸占他的财产(1.144-151),还左右着伊塔卡的政治权力机构——平民大会(2.84-259)。显然,求婚人内部已然达成某种政治共识:以求婚为名夺取奥德修斯的家产,推翻奥德修斯王族的统治,夺取伊塔卡的

统治权(22.49-52)。审慎的佩涅洛佩用自己的智谋拖延求婚人图穷匕现的最后时刻,以确保王子长大成人。随着特勒马科斯成人,王位合法继承者的身份愈加突出,王子的王权和家主意识也日益增强,佩涅洛佩和求婚人都意识到了,眼下彼此之间的均衡态势迟早要打破。

可是,求婚人这个利益群体群龙无首,缺乏一个精明能干、能全面掌控局面的灵魂人物,彼此之间相互勾心斗角。大多数求婚人觉得,维持现状最好,但少数有野心者则志在夺取王权:比如老谋深算的欧律马科斯(1.399-411)、野心勃勃的安提诺奥斯(2.85-129)、粗暴的勒奥克里托斯(2.242-259),这些野心家是特勒马科斯继承王位的强大障碍。心怀鬼胎的求婚人心照不宣地挥霍奥德修斯的家产,尽管特勒马科斯是伊塔卡王位的唯一继承人,却因自幼受到这股政治势力压制(1.312-315)^①,没有机会积蓄自己的军事力量,从而毫无抵制能力。随着特勒马科生长大成人,由于他的王储身份,其处境越发险恶。特勒马科斯已经感觉到,自己非但无法守护王室家财,甚至本人也很可能被除掉(1.250-251)。因此,当雅典娜首次看到特勒马科斯的时候,他表面上安然端坐在求婚人中间,与他们同吃同喝,似乎融为一体,实际上是为了隐藏自己内心的愤怒。然而,双方的平衡状态已经相当脆弱。

另一方面,求婚人群体未敢轻举妄动最重要的原因是:国王奥德修斯的行踪是个谜。这意味着,王者虽然不在场,仍然有一种震慑威力。反过来说,即便王者在场但没有权威,恶势力同样会觊觎王权。有人说,奥德修斯以个人威权而非立法施行统治,因此,他一旦外出,君主个人威权就消失,其财产就自然成了众人作恶的诱饵。其实,法律得靠王权支撑,否则形同虚设。

雅典娜目睹的宴饮场景,是伊塔卡城邦失序的隐喻:一场没有主人的宴饮,客人们自由狂欢,人人做主,上下失位。潜在的主人特勒马科斯和王后佩涅洛佩被排除在外,伊塔卡王室内庭的失序状态,导致城邦内部也陷入不义。诗人让我们看到,在政治恶势力当道的这些年,奥德修斯家中丑闻不断。伊塔卡人民对王室丑闻表现冷漠,似乎求婚人的恶劣行径与他们的生活毫不相干。这让我们会想到卢梭的说法:人

① 按照古老的王位继承原则,“继承权只在男子之间传递”(查士丁尼,《法学总论》,III.1.15;III.2.3),另参库朗热,《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谭立铸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页65。

民是否会在乎政治共同体的德性和安危,殊为可疑。倘若如此,伊塔卡城邦政制的重大缺陷究竟何在,就颇费思量:政治秩序难道基于君主依靠个人威权建立起的统治,随着君主本人缺席,其统治秩序也随之分崩离析?或者奥德修斯还并非成熟的君主,尽管他颇有智慧和谋略,却没有考虑到,自己一旦离开城邦,城邦必然内乱?倘若如此,成熟的君主意味着深谙人性幽暗的深渊,否则就会太过信任世人?无论如何,奥德修斯的确是在自己下行到冥府,洞悉过人性的幽暗,尤其是见识过独目巨人的自然状态和费埃克斯人的理想城邦后,最终才成为整顿朝纲、铁腕治国的成熟王者。

雅典娜目睹的宴饮场景展示了王权不在场的城邦状态的三种基本要素:求婚人的恶势力集团,作为王室的佩涅洛佩母子,以及伊塔卡人民。显然,政治紧张仅仅发生在前两者之间,人民仅仅显得是政治冲突的场所。佩涅洛佩母子所代表的王权势力与城邦中的政治恶势力处于相持局面,这种局面随时会因恶势力的主动出击而被打破,一旦城邦陷入内乱状态,人民必然遭受悲惨的际遇。因此,相对于奥德修斯是否还会归来的疑惑,我们更值得追问:失去君主的王国是否还需要重新迎回王者?除了佩涅洛佩母子,城邦是否期待或应该期待奥德修斯归来?

这样的问题绝非无中生有,如沃格林所言,这是世界历史对政治哲学提出的重大问题:

《奥德赛》中政制无序的征候,其范围之广,比《伊利亚特》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军事上的目标,军队在战场上众志成城,不料制度已经病入膏肓,将胜利葬送。因此,理解晚期亚该亚政治文化,两部史诗可谓珠联璧合。如果只知道《伊利亚特》中的制度,那么就难以断定它们是否反映了亚该亚王国的政治秩序,或者只是一支战时联合部队的特殊组织;但是,《奥德赛》证明,兵临特洛伊城下的军队的政制,大体上与王国的政制相呼应。如果单凭《奥德赛》知道群龙无首的伊塔卡王国死气沉沉,那我们就无法判断,它还没那么坏时秩序是如何运作的;但是,《伊利亚特》表明了这一种政制运作起来是有效率的,至少能够保证打胜仗。^①

① 沃格林,《城邦的世界》,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页147。

然而,希腊人的战绩越辉煌,城邦内部的败坏越令人担忧。求婚人群体其实代表贵族势力,或者说,荷马诗作记录了古希腊政制从君主制转向贵族制的历史时刻。城邦会铭记第一代建城者的名字和建城时间,把建城者与天上的神意联系起来,从而,王权世袭具有了神圣的合法性。但是,这种权杖的神性并不能保障王权政制的永不旁落。随着贵族势力的成长,新生的政治人自然会重新寻求当年因部落统一被迫失去的权利。随后的问题是:要么推翻王制施行少数人统治的贵族制,要么施行君主制与贵族制的混合。

无论哪种情形,选择都取决于如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王者对一个政治共同体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吗?由此来看,《奥德赛》讲述的是一个王者自我认知和自我锻造的故事,这对当时的希腊人来说的确是一个切实的政治哲学问题。我们看到,诗人荷马讲述的这个故事,同时也是一个王者与城邦相互寻找,相互认识的故事。失去君主的伊塔卡看似生活得自由自在,人人平等,各自做主,似乎文明程度很高。然而,这个城邦却因失去君主的引领而陷入不义与恶斗,内乱一触即发。

在奥德修斯离开的二十年间,开始时因君主的余威还在尚能维持正常秩序,自第17年开始,随着城邦对君主威权的记忆消褪,求婚人团伙开始觊觎对城邦的支配权。^①奥德修斯离开的二十年是伊塔卡逐渐失去秩序的二十年。从王族到长老会的贵族,以及构成求婚人主体的一百多名贵族领主,几近彻底败坏。蛰伏二十年的储君特勒马科斯能凭靠人民整治腐败吗?他让传令官通知召开平民大会,对人民的代表们哭诉。一些百姓对王室困境表示深深同情,但绝大多数人依然表现冷漠。面对求婚人欧律诺摩斯、安提诺奥斯的公然挑衅,特勒马科斯指望获得人民的代表们——伊塔卡民众的支持,然而他对城邦的首次公开演说并未获得支持,尽管获得绝大多数民众的同情,但是他们依然表现得保守而怯懦,一方面人民对这位法定的未来君王表现出顺从与臣服:

(特勒马科斯)这样激动地说完,把权杖扔到地上,
忍不住泪水纵流,人们深深同情他。

^① 在奥德修斯离家的第十七年,特勒马科斯即将长大成人时,求婚人就开始“霸占”奥德修斯的王宫(2.89-90)。

整个会场寂然无声息,没有人胆敢用
粗暴无力的言辞反驳特勒马科斯。(2.80-84)

另一方面,当求婚人安提诺奥斯当众斥责、侮辱特勒马科斯时,伊塔卡人却沉默不语。只有当伊塔卡城的上空盘旋着象征城邦死亡凶兆的苍鹰时,公民大会的代表们才“个个震惊、心中疑虑,将会发生不测的事情”(2:158-159)。荷马的诗行印证了卢梭对民众心性的看法:人民天然不会有关切共同利益的德性,他们对于城邦的现状和未来漠不关心,仅对个人利益得失斤斤计较。悲愤的门托尔如此诅咒善忘的伊塔卡人民:

伊塔卡人啊,现在请你们听我说话,
但愿再不会有哪位执掌权杖的王者仁慈、
亲切、和蔼,让正义常驻自己的心灵,
但愿他永远暴虐无度,行为不正义。
若是人们都已把神样的奥德修斯忘记,
他曾经统治他们,待他们亲爱如慈父。
我不想指责那些厚颜无耻的求婚人。
做事强横又暴戾,心地狡诈不纯良,
他们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强行消耗
奥德修斯的家产,以为他不会回返。
现在我谴责其他参加会议的人们,
你们全都静默地安坐,一言不发,
人数虽多,却不想劝阻少数求婚人。(2.229-241)

门托尔的话还没来得及在民众中引起反应,求婚人集团中的勒奥克里托斯就起身反驳他,实际上勒奥克里托斯是在威胁广场上的民众:“为果腹同众人作对不是件容易的事情”(2.245)。随即他就“遣散了广场的集会”,好像主持大会的不是王子,而是他。刚刚还可能被门托尔的话激起反抗求婚人的民众们,此刻如同驯服的羔羊般被驱赶回圈,“纷纷回家,各人作各自的事情”(2.258)。政治共同体的大多数人“性如湍水”,他们成为国王与贵族发生冲突时的争夺对象,双方在势力均衡时,都期待将民众拉入自己的阵营。民众的认同成了执政权力的合

法性来源,殊不知,古风时期的诗人早就向我们指明了大多数灵魂的天性:柔弱易折。因此无奈的门托尔才会发出如此诅咒,沃格林认为门托尔的诅咒意味着伊塔卡的无序已经波及人民,面对由无耻贵族组成的求婚人集团,伊塔卡的人民“患得患失,令人作呕”:

腐烂已经到了人民,如果将来王权一朝沦为暴政,那他们也是罪有应得。^①

人们难免感到诧异:离城之前,奥德修斯为何没有为城邦留下忠诚而有力的城邦卫士?好的君主政体从来离不开贤者阶层的支撑。我们看到,在特勒马科斯召集的平民大会上,现身支持他的门托尔是贵族,奥德修斯出发前曾将城邦交托给他。然而,伊塔卡政治态势恶化的现实反衬出门托尔的失职,这表明奥德修斯识人不明。他似乎对自己的统治和城邦都非常自信,没有考虑到,城邦会遗忘他,甚至背叛他。由此来看,门托尔是个贵族阶层中的贤者,但他缺乏能力。

在《奥德赛》头两卷,荷马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失序城邦现状,城邦内部的成员都失去了灵魂中的正义。这样的问题并非荷马时代才会遇到,毋宁说,这是政治状态经常会遭遇的情形。如果说古人伟大,那么,他们的伟大就在于,懂得政治状态的永恒问题是统治阶层的灵魂秩序问题——如政治思想史家沃格林所言:

荷马的卓越成就,在于他用我们已经研究过的朴素符号,为理解灵魂而奋斗。荷马敏锐地捕捉到,一个社会的无序,就是社会成员灵魂的无序,特别是统治阶级灵魂的无序。^②

结束“失序的城邦”这一节之前不妨回顾一下,陷入内乱的伊塔卡失去了什么?除了君主不在,在这个城邦里也看不到任何敬神的祭祀。换言之,伊塔卡失去了礼法秩序,随之而来的是政治乱象。母邦的失序和危机逼迫特勒马科斯离乡乞援,或者说,特勒马科斯的离乡动机是被迫自保,这与奥德修斯的离乡动机不同,前者的处境无疑更为紧急和危

^① 沃格林,《城邦的世界》,前揭,页170。

^② 同上,页177。

险。王子特勒马科斯在绝境中只好到外国求援,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荷马笔下的这个故事颇有现代国际政治的味道。

三、涅斯托尔的虔敬与叹息

特勒马科斯首先向皮洛斯人求援。这个城邦与后来出场的斯巴达、斯克里埃岛最大的区别是,皮洛斯人似乎最为虔敬。在《奥德赛》卷3开篇我们看到,特勒马科斯临近皮洛斯城海岸线时,他让船停泊在城邦边缘,因为,这时有数千皮洛斯人正在宽广的海滩上献祭震地神波塞冬,全城海祭的场面庄重肃穆——这场献祭堪称荷马笔下最为壮观的全城祭祀:

当地的居民们正在海滩上奉献祭礼,
把全身纯黑^①的牯牛献给黑发的震地神。
献祭的人们分成九队,每队五百人,
各队前摆着九条牛作为奉献的祭品。(3.4-9)

为什么诗人让这个初次踏出国门的王储见识一场如此庄严肃穆的祭祀?踏上异邦土地的特勒马科斯看来相当尊重当地的习俗,他一直等到皮洛斯人献祭结束,才让自己的船队驶入港湾,停船登岸。关于古代城邦的祭祀,库朗热曾写道:

每个氏族都有它特殊的祭祀仪式。在希腊,证明某人同属一氏族的回答是“他自长久以来,就参与了这个共同的祭祀。”……氏族的神只保佑他的本族人,不接受外族人的祷告,外人不准参与祭祀,古人以为,若外人参与祭礼,甚至只列席了祭祀,就会得罪氏族的神,族人都因此获得个大不敬的罪名;……没有比同氏族之间的关系再密切的了。由于共同祭祀的关系,他们在生活中互相帮助。^②

① 献祭黑色的牺牲一般都是用于祭祀冥府(或神秘)的力量,不过波塞冬与冥府的哈得斯一样,是地下神灵的,见 *A Commentary on Homer's Odyssey*, p. 160 n. 6.

② 库朗热,《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前掲,页93。

踏上皮洛斯岛的土地后,诗人让我们看到,少年特勒马科斯相当尊礼,哪怕是异邦的礼法。此外,从整个第三卷来看,诗人都在突出皮洛斯人敬神的品质。继开场浩大的海祭波塞冬仪式之后,诗人让我们看到,涅斯托尔的幼子佩西斯特拉托斯在招待两位异乡客——化作门托尔的雅典娜与特勒马科斯之前,先邀请他们向波塞冬献酒奠(3.44-45),宴请结束后,皮洛人仍在“行完祭奠,又尽情地喝过酒”后才各自安歇(3.342)。诗人告诉我们,皮洛斯人的虔敬来自他们的如下信念“所有凡人都需要神明的助佑”(3.48)。然而,吊诡的是,在特洛伊之战结束后,希腊盟军内部出现分裂,皮洛斯王涅斯托尔本人的虔敬却受到质疑。当时,阿伽门农为首的“祭祀派”与墨涅拉奥斯为首的“速归派”在何时返乡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墨涅拉奥斯要求全体阿开奥斯人
立即沿着大海宽阔的背脊回返,
阿伽门农全然不同意,因为他想
让人们留下奉献神圣的百牲祭礼,
消除雅典娜令人畏惧的强烈愤怒。(3.141-145)

在这场分裂中,涅斯托尔支持墨涅拉奥斯阵营,极力主张全军迅速返乡。阿伽门农主张,希腊人应该留下来,举行神圣的百牲祭,以平息雅典娜“令人畏惧的强烈愤怒”(3.145)。涅斯托尔则反对说:

愚蠢啊,殊不知女神不会听取祈祷,
永生的神明们不会很快改变意愿。(3.146-147)

雅典娜的在场,使得英雄涅斯托尔对雅典娜等诸神的抱怨既显得有谐剧意味,又深含严肃的问题。阿尔菲瑞德(Alfred)认为,涅斯托尔的“速归派”实际上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险的返回路线,他在诸神的帮助下,才能迅速平安抵家。^①但是,阿尔菲瑞德忽略了文本中的一个关键细节:涅斯托尔固然承认,受神明指示自己才能平安返回(3.172),但他在前面已经认定,宙斯压根儿不想让希腊人平安返乡。正是由于

① *A Commentary on Homer's Odyssey*, p. 170.

自认为看穿了宙斯的意图,涅斯托尔抱怨父神 *σχετλίος* [残忍无情] (3.160)。由此来看,涅斯托尔在 146-147 行的叹息使得他下令全城向波塞冬祭祀的动机就显得可疑:既然涅斯托尔认为神并不看重凡人的祭祀,他为何号令全城大张旗鼓地祭祀呢?

看来,卷 3 的叙事显得颇为吊诡:皮洛斯国王本人都不相信神圣祭祀的意义,开场时呈现的如此壮观的全城祭礼场景又有何意义呢?按照古史学家库朗热的看法:

古人城邦祭祀的主要礼仪是这样一类(人神共餐共饮)的共餐,在这种公餐中,全体公民都集中起来,一齐向城邦的保护神敬礼。公餐的习俗,在希腊各处都有,古人相信城邦的命运与公餐的兴废有关。《奥德赛》中有对皮洛斯人公餐的描述,古人又称这种公餐为神餐,餐前与餐后都必须祷告和祭奠一番。^①

这种人类学式的史学知识并不能让我们解惑,但提醒我们注意到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涅斯托尔的小儿子佩西斯特拉托斯没有认出伪装的雅典娜,误将女神当作普通异乡客款待,在邀请女神分享祭祀公餐之前,先祭祀皮洛斯城邦的守护神波塞冬。藏在凡人面相背后的智慧女神雅典娜没有揭穿真相,而是顺应了佩西斯特拉托斯的邀请,以凡人身份向波塞冬行祭祀礼。但是,诗人知道雅典娜的真实身份,而且让作为读者的我们知道她的真相,这意味着,雅典娜是以虚假身份参加这场祭祀的。因此,诗人在描述完这一颇具谐剧色彩的场面后,随即点破雅典娜祭祀的虚假:“女神这样祷告完,她自己正实现一切”(3.62)。由于敬拜者本身是神,雅典娜能自主地实现自己的祷告,但她所祷告的对象并非自己,而是另一个自己无需依赖和仰靠的神。换言之,这个雅典娜的假祷告细节很有可能暗示,皮洛斯的王者涅斯托尔自身就有能力和智慧实现自己向神祷告的平安归家的愿望。说到底,王者的虔敬其实是一种表演,其目的是要同伴和子民安心跟从他的指挥,军心和民心都有所凭靠。涅斯托尔像雅典娜一样,心知肚明地假装很虔敬。

涅斯托尔不无得意地告诉特勒马科斯,他与善谋的奥德修斯想法一致,在盟军的大小事务上,两人都有相同的判断和意见。唯独在返航

^① 古朗热,《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前掲,页 93。

这件事上,两人出现了巨大分歧。涅斯托尔向特勒马科斯提到他父亲,其实是在暗中批评奥德修斯的智慧不如自己。涅斯托尔要让特勒马科斯懂得的智慧是什么呢?

《奥德赛》第三卷是整部史诗中唯一一处描述全城祭祀的场面,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自从特勒马科斯一行入踏皮洛斯境内以来,各种敬神仪礼和场景不断出现。尽管诗人在第三卷向特勒马科斯呈现了一个虔诚的城邦,但诗人的内在叙述却呈现出与文本表面的明显矛盾:率领全城公祭的国王内心其实并不相信神对凡人的允诺。表面上遵守城邦习俗,向城邦守护神施行祭礼的异邦人(女神雅典娜),其实内心并不相信她当下的祭祀行为,反之,雅典娜女神则暗指那些并不信仰外邦守护神的异邦人。倘若如此,荷马笔下的天神与人君之间的关系,就显得相当含糊。在古代城邦中,国王掌管城邦祭祀,承载着政治首领与宗教首领的双重身份,城邦王位属于“第一个建立城邦祭坛的人”,这意味着国王的权力与诸神密不可分:

在古代,城邦的首领或君主并非由武力而获得,若说第一位君主是一位幸运的战士,那就错了,君主的权威出自圣火宗教,一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宗教在城邦中立君主,就像它在家庭中立家长一样。^①

但是,皮洛斯王的虔诚在诗人叙事手法的铺陈之下显得可疑,看似敬神实则不然,皮洛斯城邦人民的虔诚也可疑吗?未必如此。卷3开头的祭祀场景是人民在祭祀,王者不在城邦。这意味着,皮洛斯城邦的君主利用宗教对城邦施行教化颇为成功,使得王权有稳固的基础,民众顺从王权如同敬重神权,即便王者不在城邦,也没有出现伊塔卡那样的混乱。从这个角度反省伊塔卡失序根源,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一个暂时的答案:伊塔卡的王权不如皮洛斯稳固,是因为城邦的基础缺乏宗教,仅仅依靠王者的个人权威。由于伊塔卡的王权缺乏宗教基础,王权更迭就会出现权力争夺。事实上,伊塔卡在失去君主的二十年间,王权的维系很可能基于民众对奥德修斯个人魅力的记忆,一旦这种记忆消失,各色有政治爱欲的人(求婚人)便成为王权最有力的觊觎者。

^① 古朗热,《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前掲,页163-166。

按涅斯托尔的回忆,善谋的奥德修斯在归程祭祀上显得立场摇摆,他先是追随“速归派”的涅斯托尔一方,在归程途中却又与这派产生激烈纷争,造成希腊盟军第二次分裂。这次分裂导致奥德修斯率部离开涅斯托尔和斯巴达王墨涅拉奥斯的队伍,返回特洛伊追随阿伽门农的“祭祀派”。诗人设计的这一情节突转让读者从侧面认识到了虔敬的另一面:人对神的虔敬并不意味着,神必然会应答凡人的祷告。^①不同意献百牲祭的“速归派”虽历经周折,最终平安返乡,专程留下献祭的阿伽门农和奥德修斯,并没有得到祷告所希望的东西。尽管如此,特勒马科斯在这个虔敬的城邦首先学到的是让人民敬神,这是城邦政治秩序的基础。诗人让我们看到,无论是佩涅洛佩,还是奥德修斯当年留下的城邦护卫门托尔,都没有为城邦举行过祭祀典礼,更不用说避世于乡下的先王。如今的实证式古典学家会说,皮洛斯全城海祭的动机是什么呢?城邦是否曾陷入一场内在的血腥动乱,亟需祭祀来净化城邦?即便考古发掘证明有这么回事,但诗人并没有提到全城海祭的动机。如果我们宁愿从荷马那里学到智慧,而非从如今的实证科学那里学到知识,那么,我们就应该认为,卷3开场的海祭的浩大场面要揭示的是礼法与城邦王政有某种隐秘关系。

表面虔敬、内心精明的王者涅斯托尔面对特勒马科斯的哭诉,显得无动于衷,尽管印证了传闻中伊塔卡被无赖求婚人霸占的现状,权衡利弊后的涅斯托尔对特勒马科斯溢于言表的期待始终不表态,反而劝特勒马科斯要信奉神明的眷顾,相信伊塔卡会在女神的帮助下恢复安宁。对于涅斯托尔的精明势利,年轻气盛的王子特勒马科斯忍不住反驳说:

尊敬的老前辈,我看你的这些话难实现,
你的话太夸张,实令我惊讶。我诚然期望,
但不会实现,即使神明们希望也难成。(3.225-228)

① 格里芬认为《奥德赛》中的神明正义虽方式不同,但无处不在,意义重大,正如宙斯在《奥德赛》第一卷所昭示的,“人类的苦难是他们无视神明指令的结果。故而他认为《奥德赛》的意义并非在于讲述一个英雄冒险的故事,史诗始于众神对于史诗英雄命运的干预,人物的命运轨迹无一不是神意的安排,换言之,荷马的英雄世界是一个没有偶然性的世界”。格里芬,《荷马史诗中的生与死》,刘淳译,张巍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页165。

见到特勒马科斯公然说出渎神的话,化身门托尔的雅典娜忍不住出言批评,并反驳说神会按自己的意愿成就一切。不过,涅斯托尔虽然对神的说法不置一词,但是他仍然维持着表面的虔敬。随后,他向特勒马科斯讲述了阿伽门农离开特洛伊,回城之后死于一场阴谋的经过。涅斯托尔追忆中的阿伽门农是一个敬神且尊崇习俗的英雄,他虽着急返程,却仍能为风暴中死去的同伴举行葬礼,然而这样一个虔敬的王者却落得一个被妻子与情夫合谋杀死在自己的王宫里的悲惨下场,史诗的情节突转无疑消解了城邦虔敬与幸福之间的必然性。明知道敬神未必能如愿,王者仍然尊重与护佑民众脆弱的心智,这是特勒马科斯在皮洛斯应该学到的知识。

四、王者应如何看待自己的自然欲望?

特勒马科斯离开皮洛斯时,很可能不免失望。因为,离开伊塔卡时,为回击无耻的求婚人安提诺奥斯的挑衅,他曾自信地扬言,会从皮洛斯或斯巴达搬来救兵,灭杀求婚人,让他们“领受可悲的死亡”(2.315-320)。逞一时口舌之勇后,特勒马科斯来到皮洛斯,没料到涅斯托尔会如此精明势利。起初,他只是试探性地向涅斯托尔提到,伊塔卡和母亲如今深陷惨境,期待涅斯托尔主动出手相助。精明老练的涅斯托尔避重就轻,不接话题。特勒马科斯只好转而打探父亲音讯,绝口不提希望涅斯托尔出兵相救。特勒马科斯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承诺离开了皮洛斯,在雅典娜指引下,由涅斯托尔之子佩西斯特拉托斯陪伴,向往斯巴达向国王墨涅拉奥斯乞援。

卷4开篇第一句就提到斯巴达的地势“群山间平旷的拉刻岱蒙”(4.1)。对于以农业为主的古代城邦而言,斯巴达城背靠大陆的自然地理条件相当优越,与四面环海的岛国伊塔卡相比,斯巴达明显更利于农耕地。按现代政治地理思想(如孟德斯鸠)的观点,不同的自然环境,似乎会给城邦和民性带来不同的影响。在卷6我们会看到,斯克里埃岛的自然环境与伊塔卡相似,似乎海岛式的城邦更容易陷入内乱。

两位少年到达墨涅拉奥斯的居所时,王室恰好在举办盛大婚宴:墨涅拉奥斯正既嫁女又娶媳妇。他遵守自己先前与阿基琉斯的约定,把女儿嫁往婿郎当王的米尔弥冬城,又为儿子娶到斯巴达贵族之女为新

妇。这一爱欲隐然在场的情节意味着,身为斯巴达的王,墨涅拉奥斯正处于十年来最为欢畅和得意的时刻。我们知道,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能从特洛伊战争中平安归来的英雄之一,而且实现了希腊人参与特洛伊战争的全部目的:财富和女人。他的妻子海伦被诱,则是这场漫长战争的起因。

诗人为什么如此设计情节?为什么让潜在的王者特勒马科斯和佩西特拉托斯恰好出现在斯巴达国王感觉自己人生最为圆满的时刻?荷马希望王学到何种政治智慧?

首先应该注意墨涅拉奥斯在《奥德赛》中如何出场。当故友之子特勒马科斯刚来到“声名显赫的”墨涅拉奥斯居所时,他与王族亲友们饮酒作乐,欣赏歌人与优伶的歌唱和舞蹈。墨涅拉奥斯机敏的侍伴埃特奥纽斯见到两位异乡少年后,没有立刻把他们带到宴饮席前,而是急忙向国王禀报,试探性地询问如何应付外面两位“仪容有如伟大的宙斯”的异乡人:热情款待还是请客人离开?由此可见,即使在墨涅拉奥斯最为放松和高兴的时候,他的侍从依然严阵以待守护王者的权威,丝毫不敢懈怠。特勒马科斯初到皮洛斯拜见国王涅斯托尔的情景,与此完全不同:

涅斯托尔和儿子们坐在那里,同伴们
在他们近旁准备饮宴,叉烤牛肉。
他们看见来客,全都一个个走上前,
伸手欢迎客人,请客人一起入座。
涅斯托尔之子佩西特拉托斯首先走近,
紧紧抓住两人的手,邀请他们饮宴。(3.32-37)

与殷勤好客的涅斯托尔相比,斯巴达王显得严厉且谨慎,不轻易相信人。在高朋满座的宴席上,他毫不客气地训斥侍从的愚蠢,似乎对他没有友善接待异乡客非常生气(4.30-36)。按荷马时代的宾客权(the law of hospitality),如何接待外乡人既体现教养,也是一种礼法规定:

希腊人非常注重宾客权,主客任一方若违反都会招来众怒甚至“神的报复”(宙斯是宾客之神),帕里斯受到墨涅拉奥斯贵宾般

的款待,却拐走后者的妻子,因而违反了宾客权。^①

可见,侍从的迟疑多少让墨涅拉奥斯在众多宾客面前失了面子。为了挽回这一局面,墨涅拉奥斯下令快去迎接来客。尽管如此,深谙墨涅拉奥斯脾性的侍从仍然没有马上把特勒马科斯和佩西斯特拉托斯立刻带到宴席,而是待两人沐浴更衣后,才将他们带到墨涅拉奥斯身旁落座。为什么斯巴达国王对两位王子的到来很兴奋?难道真的是他有教养和遵守礼法?其实,婚宴场合正好是国王展示显赫财富的机会,墨涅拉奥斯似乎很喜欢向众人显示自己的财富和奢华。事实上,他听到了特勒马科斯向佩西斯特拉托斯倾诉,自己非常羡慕墨涅拉奥斯的财富,接下来诗人就让墨涅拉奥斯谈起理想城邦。

特勒马科斯一直对自己的家财被求婚人剥夺耿耿于怀,换言之,他首先关切的不是城邦安危,而是如何保住自己即将继承的家财。特勒马科斯对皮洛西城邦规模宏大的全城祭祀无动于衷,毫不诧异,如今他却对墨涅拉奥斯的王宫之美惊讶不已:

二人一见,惊诧神奇王者的宫殿美,
似有太阳和皓月发出的璀璨光辉,
闪烁于显赫的墨涅拉奥斯高大的宫殿里。(4.43-45)

诗人让我们看到,未来的伊塔卡王特勒马科斯并不在意异邦的德性品质,对主人的怠慢也毫不在意,酒足饭饱之后,他与佩西斯特拉托斯窃窃私语,话题仍然是财富和奢华:

涅斯托尔之子,我的知心好朋友,
你看这些回音萦绕的宫室里到处是
闪光的青铜、黄金、琥珀、白银和象牙。
奥林波斯的宙斯的宫殿大概也是这样,
它们多么丰富啊,看了真令我羡慕。(4.71-75)

^① 德罗伊森著,《希腊化史:亚力山大大帝》,陈早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页8注1。*ξενία*一词特指古希腊人习俗中访客之谊。

这一细节表明,这位潜在王者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王权。王子并非生下来就有王者品质,真正的王者需要教育。^①诗人没有说特勒马科斯有“孩子气”,也没有说他肤浅幼稚,缺乏政治嗅觉。这让我们想起,随后在第六卷,诗人以相同笔法描述了奥德修斯初次到达陌生城邦时第一反应,这似乎在暗示,返乡的奥德修斯才是特勒马科斯值得效仿的榜样,因为奥德修斯才是成熟的王者。

奥德修斯首先关心这个陌生城邦是否正义和虔敬,而非富饶抑或贫穷。对于费埃克斯人“受到神明赏赐的”天然环境和丰饶物产,奥德修斯只是带着“欲羨”“伫立观赏”,并不感到惊异。诗人以相同笔法描述了奥德修斯在国王阿尔基诺奥斯“似有太阳和皓月发出的璀璨光芒”的宫殿前表现:他在“青铜宫门前,站住反复思虑”(7.83)。诗人没有交待奥德修斯内心在思虑什么,但他显然对宫殿的华美毫无兴趣,而是在意异乡城邦的德性品质。诗人让我们看到,在相同的场景,奥德修斯父子的表现如此不同。这种差异既突显了特勒马科斯在德性上的欠缺,也昭示了奥德修斯离乡-返乡的意义:伊塔卡城的政治失序表明,奥德修斯在离乡前与现在的特勒马科斯相似,欠缺治邦的政治德性。

可以说,《奥德赛》前三卷以特勒马科斯为主角,以他的视角既展示奥德修斯离乡后的伊塔卡城的政治失序,又以特勒马科斯代指离乡前的奥德修斯,从而展示了王者德性对于城邦的极端重要性。从特勒马科斯成长为奥德修斯,这之间的距离就是奥德修斯20年异乡漂泊的历练。由此可以理解,为何在随后的二十卷中,诗人着力记叙奥德修斯作为王者的历练和成长。

诗人并没有停留于奥德修斯父子两代王之间的对比,在头四卷出场的两个王者即皮洛斯王和斯巴达王,同样经历了九死一生的离乡才重返城邦,他们与尚未出场的伊塔卡王奥德修斯形成了内在的比照。与奥德修斯不同,斯巴达王更为看重城邦自然条件,渴望永久的丰饶,

① 对比色诺芬在《居鲁士劝学录》中描述的外公阿斯提亚格如何教育年少的波斯王子居鲁士,可见奥德修斯外出征战的二十年间,在对王子特勒马库斯的教育上,佩诺涅佩与老王拉埃尔特斯没有担负起教育王储的职责。中译参见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沈默译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一卷。

似乎是为打消异乡人对自己财富的觊觎,他向两位“陌生”的异乡少年,即实际上的潜在王者^①,描述了一个理想美地——利比亚,这是一个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能远离战事纷争,且土地出产极为丰富的遥远国度。独特的自然优势确保了利比亚的财富能“永存不朽”,正如“宙斯的宫殿和财富永存不朽”。

显然,作为斯巴达之王,墨涅拉奥斯心中的理想国的首要特征是:永久持存的财富。他羡慕利比亚拥有无需辛苦争取,仅凭宙斯神赐予便能拥有的不朽丰饶,而非如他一般要“忍受了无数艰辛和漂泊”,要出生入死十八年后才能把这些令世人艳羡的财富运回斯巴达。治邦者的眼界决定了城邦的整体品质,而特勒马科斯还是少年,难免目光短浅,尚未具备真正的王者眼光,容易受到自然欲望的诱惑。相比之下,外出征战多年的返城王者则因经历丰富而老练和精明,信奉如今所谓的政治现实主义。

表面上看,特勒马科斯与斯巴达王对理想国度的描述差异颇大:一个羡慕眼前的财富,一个渴望永久的富饶,但就其本质而言,两人都受自然欲望驱使,崇拜财富,不关注城邦的德性品质。因而,特勒马科斯与墨涅拉奥斯之间的差异仅仅是前者的治邦经验和人世经验的双重欠缺所致,本质上两人皆受自然欲望支配。此外,墨涅拉奥斯本质上是个相当势利的人,从他对特勒马科斯以及伊塔卡的艰难处境的冷漠(并没有向故人之子施以援手,而对方的生父为他出征十年,生死未卜),他后来赠送特勒马科斯的礼物也由三匹马和一辆马车转为一口调缸。至此,特勒马科斯出城之后,先后见了两位王者:涅斯托尔和墨涅拉奥斯。

王者品质代表着城邦品质,墨涅拉奥斯在特勒马科斯身份识别上的行事,表现出他精明、虚伪和冷酷的本质。在回忆往事时,墨涅拉奥斯虽然流露出悔意与伤感(4.95-100),却在特勒马科斯表明自己的故

① 《奥德赛》第三卷对涅斯托尔之子佩西特拉托斯的描述语是:士兵的首领。从史诗描述佩西特拉托斯与特勒马科斯两人相处的细节来看(3.36-37、3.400-401、4.69-75),涅斯托尔可能有与伊塔卡政治联姻的意图,他指使最小的女儿波吕卡斯特为特勒马科斯沐浴、打扮(3.464-465)。他派出儿子佩西特拉托斯陪特勒马科斯前往斯巴达求援,似乎颇有暗中观察墨涅拉奥斯实力和行动的意图。

友之子的真实身份后,一再怀疑他的来意和动机(4.116-120)。特勒马科斯哭诉,母邦伊塔卡在求婚人的逼迫下,奥德修斯的家国处境凶险,然而墨涅拉奥斯内心仍冷漠地在计算得失。事实上,老谋深算的墨涅拉奥斯早就从特勒马科斯与奥德修斯酷肖的相貌中猜到什么。经过几次试探,他故意提到奥德修斯,眼见对方的反应激动难抑时,才肯最终确认异乡少年的真实身份。不过,墨涅拉奥斯太世故,太精明,故意不点破真相,心里反复盘算:究竟是等特勒马科斯主动讲述来历,还是亲自挑明。这种盘算背后隐藏着墨涅拉奥斯对于个人财富得失的计较,其实,之前的涅斯托尔与后来出场的大海都明确提到,特勒马科斯与奥德修斯有着极其相似的容貌。不过,涅斯托尔与墨涅拉奥斯一样世故,直待特勒马科斯自己说出身份后,他才承认父子两人相貌极其相似,唯有天真的海伦在与特勒马科斯初次见面时,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诗人在第一卷,就有这样的笔法:让雅典娜向特勒马科斯说出他与父亲奥德修斯有“惊人的相似”(1.209)。但是,外形酷肖并不意味着灵魂类型一致,特勒马科斯得等到奥德修斯对其施行王者教育后,他才可能成长为合格的王者。

墨涅拉奥斯面对曾生死与共的战友奥德修斯遗孤的困境和城邦的危机毫无恻隐之心,遽论出兵相助。虚伪精明的墨涅拉奥斯最后只想通过礼赠四轮马车,赶快打发特勒马科斯二人离开斯巴达。诗人通过勾画王者墨涅拉奥斯的势利和虚伪,让我们看到他的城邦受制于人性的自然欲望。倘若联系柏拉图在《王制》(又译《理想国》)中描述的城邦的三个等级,那么,墨涅拉奥斯治下的斯巴达差不多可对应于猪的城邦,即城邦的最低阶段。这类城邦受欲望牵引,仅满足于生存需要,追求物质丰裕,毫不关心城邦的正义和邦民的德性。

某种程度上讲,皮洛斯王和斯巴达王都是诗人为王子特勒马科斯的灵魂历险所设计的两类王者德性:或虔敬或精明。学会辨识灵魂的不同德性,正是特勒马科斯的灵魂成长必不可少的历练。只有见识了不同的灵魂德性,才会认识到城邦品质与王者品质息息相关的重要性,才会理解其父奥德修斯的高贵与智慧,对于一个德性的城邦何其重要。

因此,在《奥德赛》头四卷,诗人荷马隐身于诗句中,他没有借笔下人物之口说,何种城邦值得追慕。通过平行描述第一卷中失去王者的伊塔卡,第三卷涅斯托尔治下的皮洛斯,第四卷墨涅拉奥斯治下的斯巴

达,以及第六卷的费埃克斯人国度,诗人悄然呈现了自己对城邦品质的评断:城邦的品质取决于王者拥有何种品质。

结语:王者古今有别?

在卢梭的《爱弥儿》“游历”一章中我们读到,爱弥儿的老师比较了西班牙人、法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外出游历时的不同特点。他认为,相对于法国人关注艺术、英国人好访古迹、德国人追慕名人,只有西班牙人外出游历能给自己的国家带回有益的东西,因为他们首先关心“该国的政治制度、风俗和治安状况”。^①

卢梭紧接着就引入古今对比:古人虽极少外出游历,彼此之间却知根知底,而今人呢,虽相处同一个时代,却彼此隔阂重重。卢梭列举了荷马和希罗多德、塔西佗笔下的例子,并告诉我们,这些伟大的古代诗人和史家具有穿透时空的眼光,乃因他们拥有深邃的凭靠政治经历得来的政治见识。古人看重叙述而非论述,原因亦在于此:只有通过展示政治经历,我们才能懂得,古人对于人世的透彻认识远非今人所能比拟。

^① 参卢梭《爱弥儿》中译本,前揭,页694。

painting-like in more than 200 lines. This static description of an artwork presents an obvious contrast against the speedy dynamic narrative of the whole epic. Moreover, the “peace” theme represented by pictures on Achilles’ Shield is opposite to the “war” theme of the whole epic. These extraordinary characteristics of Achilles’ Shield have drawn attention from Homer interpreters in various generations.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exhibit the ingenuity of Homer: to blend the grand theme of the *Iliad* in the close description of Achilles’ shield, by analyzing the interpretations of Achilles’ Shield of several modern Homer interpreters.

Key words: Homer; Achilles’ Shield; Interpretation

The Justice of Zeus in the *Iliad*

Zhang Wentao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hongqing University)

Abstract: Homer’s epic poems hold a lot of phrases concerning the notion of *δίκη*. In light of semantic analysis, one could interpret these ideas accordingly. But when the plots and action of the epics, mythical background, text structure, key scenes,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etc., are neglected, one can hardly make proper reading of Homer’s idea of *δίκη*. Homer’s *Iliad* is well connected with the themes of war, theodicy, revenge and law. This article tries to interpret Homer’s idea of Zeus’ Justice through a close reading of those theme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structures of Zeus-theodicy-king-scepter constitute the *δίκη*’s embodiment descending from the divinity to the mortal world. And the idea of *δίκη* is always permeating this routine, which makes the most important link that builds the Homeric city-states’ theodicy.

Key word: *Iliad*; Zeus; Justice; Law

The Political Metaphor of Telemachus’s Journey

He Fangying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CASS)

Abstract: The first four books of Homer’s *Odyssey* tell the story of

Telemachus , Odysseus's son , who was forced to go abroad for help in order to against the suitors and get news of his father . But these four books of "Telemachus's journey " seem to be independent of the whole poem , and seem to be disjointed with the structure and theme of the *Odyssey* too , which has always puzzled the epic scholars . This paper selected the first four books of *Odyssey* to study , through reading the epic plot , trying to prove "Telemachus's journey "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ain storyline of Odysseus's journey , which has special political moral about Homer's teaching of how a potential king by self experience could form true king's characters conducive to his city-state . The teachings of Homer have greatly influenced the political philosophers of later generations , especially the 18th century thinkers such as Fénelon , Montesquieu and Rousseau . Consequently , how to educate potential statesmen became their common concern .

Key words: Homer's *Odyssey*; Telemachus; Prince's character; virtue of the city

Prometheus and the Secret of Democracy (II)

——An Interpretation of Aristophanes' *Birds*

Liu Xiaofe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Does the image of Prometheus in Aeschylus have any prototypes in reality? Plato in his *Protagoras* shows that intellectuals like Protagoras may be the very prototypes of Prometheus. However , between Aeschylus' *Prometheus* and Plato's *Protagoras* , there is still Aristophanes' *Birds* , where Prometheus appears as a minor character. And probably , Aristophanes' *Birds* may serve as a transitional point between Aeschylus' Prometheus trilogy and Plato's *Protagoras*.

Key words: Aristophanes; Prometheus; Utopia; freedom; Athenian democracy